

忍

怪
癖

少
仕



104966

I-247.5
<1914=F>

怪癖少侠

卧龙生 著

下册

徐州师院图书馆



22268109

哈尔滨出版社出版

怪癖少侠

卧龙生 著

哈尔滨出版社出版发行

新华印刷二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毫米印张:27 字数518000

1992年10月第1版1992年10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1—100000

书号:ISBN7-226-00246-9/1.48

定价:13.80

9662

内容提要

此书卧龙生先生最得意奇作，武打奇功迭起，扣人心弦，爱情如泣如诉憾人心扉，溶仇情冤为一体，绘恨险为一炉，乃艺海中一支明亮的火花！。

本书文辞之精美曲折，手法之高妙。均达上乘造诣，沉醉其中，如痴如迷，读后令人如闻其声，如见其残状，一睹为快

本书主人公一出江湖，就遭到江湖各大门派的追杀，为查明事实真相，遍走天涯，血雨腥风！步步惊魂。在追查元凶时，得到几位武林侠女的帮助从而顺利查出真凶，与几位武林侠女的关系也是如胶似漆难舍难分，而最终都离而去，留下一片孤独的惆怅！

第三十三回 狂人狂语

怪手书生童君仆见那老者的一身轻功，已然出神入化，心中暗吃一惊，不由地向后退了一步，手中夺魂扇一紧，已是蓄势以待。

泸溪渔人目光如电，向天目灵山五鬼一扫，冷声道：“我老头儿的私事，向来不容任何人干涉，诸位最好闪开些！”

五鬼相顾愕然，均被这老儿的威名所慑，居然乖乖地各自退开了数步。

泸溪渔人手持铁钓竿，沉声道：“童大侠，我老头儿素闻阁下侠名，实不愿伤你自尊，就请将那玉宝物归还原主吧！”

怪手书生童君仆大笑道：“我看老丈的一生英名，莫要被愚昧二字所毁！”

泸溪渔人勃然大怒道：“童大侠是在揶揄我老头儿么？”

怪手书生童君仆巍然道：“童某只是提醒老丈，勿中奸人嫁祸之计。”

那孩子闻言，并未听出话中之意，急道：“你这懦夫才是奸人哩！我眼睛又没瞎，那天要不是我闪得快，险些挨了你那破扇子一下，今日老爷子纵然放过你，我也不饶你！”

话甫落，人已扑来，一拳直捣怪手书生童君仆胸膛，居

然势猛力沉，迅疾无比。

怪手书生童君仆一生所遇强敌无数，却是从未与妇孺之辈交过手，纵然这孩子来势凌厉，他为顾到自己身份，那能跟孩子一般见识，急将身形一晃，让了开去。

那孩子却是刁钻得紧，仗着有泸溪渔人在侧，心知自己就是不敌，也不会吃亏，那老者岂会袖手旁观？

是以他毫无顾忌，一拳落空，跟着身形一滑，两只小拳头“呼呼”风生，一口气攻出了七八拳之多。

莫看他年纪不过十一二岁，武功却已相当出色，这一连抢攻，竟然施的是江湖罕见的一种诡异拳路，若虚若实，威人非比寻常，对方若是换作别人，怕不早已挨上了两拳。

怪手书生童君仆果然是大家风度，并不还手，全仗身法矫捷，错步滑身，拧、闪、腾、挪、巧妙已极地将攻势一一避过。

那孩子求胜心切，拳路倏地一紧，刹时人影翻飞，拳风劲疾，眨眼又是十余招攻出，但却仍难近得了怪手书生童君仆的身。

陡闻泸溪渔人一声沉喝：

“小鬼，别没有规矩，还不快给我住手！”

那孩子只得把拳头一收，跳身开去，满脸心犹未甘的神气。

泸溪渔人喝退了那孩子，手中铁钓竿在手中晃了两下，刹时幻出数十条竿影，震起“嗡嗡”之声不绝，脚下也向前移去。

怪手书生童君仆见状，心知对方已欲亲自动手，忽道：“且慢！童某有一事请教。”

泸溪渔人冷森森地道：“童大侠改变主意了么？”

怪手书生童君仆正色道：“老丈可否将那‘绝命三环’中的一枚出示，让童某看一看？”

泸溪渔人诧异道：“什么绝命三环！”

怪手书生童君仆洒然道：“老丈日前为衡山总管，卧虎居士解穴，不是向蔡少庄主索得一环，难道已经把此事忘了？”

泸溪渔人怔了一怔，叱道：“简直一派胡言！我老头儿多年未离泸溪，几时替人解过穴？”

怪手书生童君仆大笑道：“这就巧了，童某生平未到过泸溪，这位小哥儿却硬指童某是夺宝之人，日前卧虎居士被人以独门手法点住穴道，生命垂危，幸遇老丈仗义相助，事后并索一环为酬，现在老丈竟矢口否认，此事岂不太已离奇！”

泸溪渔人顿时满头疑雾，沉喝道：“童大侠言出有因，可否说清楚些！”

怪手书生童君仆颌首而笑，即将当日蔡家麟卧虎居士，飞马赶往泸溪求救，途中坐骑跌毙，束手无策之际，幸遇泸溪渔人路过，以蔡家麟日后需为他作一事为条件，出手解救了卧虎居士之事说出。

他一面说，一面暗中注视对方的反应，只见那老者双眉微蹙，一片茫然之色，似乎根本不知这么回事似的。

怪手书生童君仆说完经过，微微笑道：“老丈该记起来了么？”

泸溪渔人脸色刷地一沉，怒喝道：“此事一定是有人假冒我老头儿，在外招摇撞骗！”

怪手书生童君仆金扇一展，轻轻而摇，状至悠然地笑道：“老丈终于明白了，可喜可喜……”

泸溪渔人怒斥道：“喜从何来？”

怪手书生童君仆展颜而笑道：“老丈既知有人假冒，当知前往泸溪夺宝的，也必另有其人，而非是童某，这不是可喜吗？”

泸溪渔人怔怔地道：“童大侠当真未去泸溪？”

怪手书生童君仆泰然道：“童某一生光明磊落，从无虚言，老丈如信得过，就该相信童某之言。”

泸溪渔人“嗯”了一声，沉声道：“我老头儿姑且相信童大侠之言，但那假冒之人是谁，尚请童大侠交待出来！”

怪手书生童君仆目光向五鬼一扫，陡然厉声道：“此人只需问天目灵山五鬼！”

五鬼相顾愕然，千里鬼眼张泰双目怒睁，咄咄一阵怪笑，狞声道：“好哇，阁下又把咱们套上啦！”猛可向前跨了一大步。

泸溪渔人铁钓竿一横，叱道：“等我老头儿把话问明，阁下再动手也不迟！”

千里鬼眼张泰慑于对方武功太高，敢怒而不敢言，只得冷冷哼了一声，赧赧不前。

泸溪渔人遂道：“童大侠，天目灵山五鬼当真知道其人？”

怪手书生童君仆断然道：“不错，这五位与那人交往甚密，那人此时或许就在宅中！”

此言一出，五鬼均大为诧异，病鬼劳成不由喝道：“姓童的，你所说之人，是无名帖主，还是无名老者？”

怪手书生童君仆沉声道：“无名老者或许果有其人，但童某所说的，却是善于假冒他人，为非作歹的千面怪客徐焰！”

此话甫出，陡见泸溪渔人身形一晃，以快逾闪电的身法，连闪过千里鬼眼张泰，病鬼劳成二人，直射大厅。

事发猝然，五鬼大吃一惊，欲阻不及，倒是那酒鬼白戈最为机警，张口一喷，一道酒箭疾射而去。

那孩子凭空身形一拔，一掌击向酒箭，震得满天酒雨，洒落遍地。

泸溪渔人双足才落廊前，陡觉眼前黄影一晃，大厅门口已出现个黄袍老道，道髻高挽，赤如红云；满脸赤红，气度威严已极！

双方乍一照面，泸溪渔人不由身形一敛惊呼道：“天灵官人！”

赤面老道敞声狂笑，声如雷鸣地道：“阁下还记得我这狂人，哈哈……”

一阵狂笑，直震得人心神荡然，耳膜欲裂，显见这“天下第一狂人”，内功实已高到不可思议之境！

泸溪渔人暗自一凛，诧然道：“道长怎会在此？”

天灵官人舌绽春雷地怒道：“我若不在此，那五个不成材的畜牲，岂不将受尽阁下戏辱！”

五鬼闻言愧忿交迸，狠狠地瞪了泸溪渔人一眼，沮然无语。

泸溪渔人虽是自持武功深厚，但知面前这“狂人”，却是个极难惹的人物，是以他那玩世不恭的神气，顿时荡然无存，一变为神色凝重地道：“在下久不涉江湖，但若被人欺

到头上来，却也不甘缄默！”

天灵官人双目怒睁，冷笑道：“此言不差，有人欺到我天目灵山的门下，我这为人师者，岂能置之不问！”说到这里，微微一顿，陡然声色俱厉地喝道：“姓童的，站过来！”

怪手书生童君仆一生所见的奇人异士，不胜枚举，从来尚未示过弱，但这天灵官人却是具有一种神威，令人见而生畏，仿佛他一言既出，任谁也不敢不伏首听命似的。

这一声厉喝，使怪手书生童君仆心神猛受一震，竟不由自主的走了过去，停在石阶之下，把手一拱，肃然道：“在下童君仆今日得睹官人风采，何幸如之。”

天灵官人对他的恭维，根本不屑入耳，满脸卑夷之色地道：“你知道我生平深痛绝恶的，是那两种人？”

怪手书生童君仆犹未作答，天灵官人又沉声道：“让我告诉你吧，那就是儒夫与小人！”

怪手书生童君仆茫然颌首，呐呐道：“这两种人确然可厌……”

天灵官人狂笑道：“我看你就是这二者俱兼之人！”

怪手书生童君仆闻言一愣，忿然道：“士可杀而不可辱，官人何出此言？”

天灵官人笑声一敛，咄咄逼人的道：“你若不是儒夫，就从我面前走过，到厅内去看一看！”

怪手书生童君仆暗自诧异，不知道“狂人”是何用意，目光疾向五鬼及泸溪渔人一扫，见六人均冷眼以观，似在看他如何决定。

犹豫之下，他岂甘示弱，终于从容不迫地踏上石阶，毅

然举步，向大厅走去。

天目灵山五鬼，洪溪渔人，连那孩子都凝神屏气，看着怪手书生童君仆，一步步踏上石阶，接近了天灵官人，刹时气氛变得极为紧张。

每踏一步，均异常沉重，紧紧地扣住了各人心弦。

怪手书生童君仆表面上十分镇定，其实他此刻的心情，实已紧张得无法形容。一颗心已跳到口腔里，仿佛只要把嘴一张，心就会跳出来似的！

就在他走近天灵官人面前之际，徒见那狂人嘿然一笑，身子却向旁一挪。怪手书生童君仆再是沉着，也不禁猛可一惊，正待出手，却见对方冷笑道：“我不过是让路罢了，你怕什么？”

怪手书生童君仆顿时满脸通红，愧忿交迸，冷冷哼了一声，大步向正厅走去。

方待举步跨入，又听得那“狂人”道：“你只需把她面貌看仔细了，不可动她，然后立即退出！”

怪手书生童君仆置之不理，昂然迈步入厅，目光一扫，发现地上躺着个身服重孝的少女，似已气绝身死，心知就是与蔡家麟双双中毒之女，却不知那“狂人”为何要他进内，且要把这女子的面貌看仔细了。

大凡练武之人，记忆均经过锻炼，能以过目不忘，怪手书生童君仆那需真个如何仔细地看，仅只一眼，便可深烙脑海，终生不忘。

看过之后，他怀着茫然的心情，出了大厅，只见那“狂人”笑道：“看仔细了？”

怪手书生童君仆莫名其妙地把头一点，道：“看仔细

天灵官人神情一变，狂妄不可一世地道：“姓童的，今日我本当让你死在掌下，但我一生杀孽太重，始在晚年自禁不出，今日我若一开杀戒，只怕收性不住，造成血腥惨祸。所以，我要你认清厅内少女，一月之后，她就是代我执刑之人！”

怪手书生童君仆诧异道：“官人说的，是那已死的女子？”

天灵官人洋洋自得地道：“此女生前，也许不堪你一击，但她复生之后，武功必可高出你数倍，届时你死在她手里时，需记住就是今日的她！”

怪手书生童君仆大笑道：“好！童某若然死在她手中，死而无憾！”

天灵官人嘿然一笑，冷森森地道：“现在你可以走了，谨记一月之内，速将后事料理妥当！”

怪手书生童君仆铁青着脸，忿声道：“童某孑然一身，后事无需料理！”

说完，大步而去，却不料泸溪渔人将他一拦，喝道：“慢着！我老头儿的‘穴脉玉人’尚无着落，童大侠怎可一走了之？”

怪手书生童君仆盛怒之下，出手如电，金光乍闪，夺魂扇已然疾点而去，攻的正是对方“气门”大穴。

泸溪渔人勃然大怒，手中铁钓竿轻拨，“呛”地一声，已将来势荡开，直震得怪手书生童君仆虎口一麻，这才知道对方果然功力深厚，名非虚传。

惊怒之下，双足一滑，错步进身，又是一扇疾点而去。

就在双方同时出手之际，黄影一晃，已然隔开二人，只见天灵官人怒叫道：“我叫他走的，谁敢阻拦！”

泸溪渔人怒极而喝道：“别人怕你这狂人，我老头儿并不怕你！”手中铁钓竿一抖，钢索飞钩，竟朝那狂人疾攻而到。

天灵官人冷笑声中，袍袖疾拂，狂飙怒卷，将那钢钩一震而开，沉声道：“我已说过了，今日不愿轻犯杀戒，你这老儿既然活得不耐烦，一月之后，执刑使者自会来找你的！”

泸溪渔人甫一出手，便知对方武功确然举世无匹，自己万万不是人家对手，只得强自一忍，铁青着脸道：“好！咱们后会有期！”

随向那惊得目瞪口呆的孩子，喝声：“走！”身如怒鹤冲天而起，一老一少，双双掠出了墙外。

怪手书生童君仆那敢怠慢，身形一掠而起，从另一边越墙而出，耳中犹听得一阵震人心弦的狂笑……

一口气奔出城外数里，未见后面有人追来，这才松了口气，心神稍定，眼见前面道旁，疏疏落落的一片竹林，赶紧足下加速，射身入林，走入竹枝较密之处，始席地坐下，运功行气，径自调息起来。

需知他一生之中，所经大小百战，纵然也遇过真正劲敌，但象今日这般狼狈，却是绝无仅有，那能不令他气愤填膺，愈想愈觉气恼！

心灰意懒之下，连得运功行气也不能聚精会神，不到一个周天，已然无心调息，轻轻一叹，方自起身，忽闻不远之处，一阵“率率瑟瑟”之声，使他顿觉一惊，手中夺魂扇霍地展出，严阵以待。

就值此际，竹林深处传出了一个男子的声音，笑道：“这里不会有人的，你放心好了。”

随听一个银铃般的轻笑道：“你就是个急色鬼，光天化日之下，万一给人撞见，那不把人羞死啦！”

男的似已急不可待，哀求道：“好妹妹，你别再吊我胃口吧，这几天真把我给憋死了……”

接着传出那女子放浪形骸的笑声，令人不堪入耳。

怪手书生童君仆闻声，暗骂一声：“倒霉！”心想不知那来的一对无耻男女，竟然光天化日之下，在此野合，正待离去，却又听得那女的道：“师父是真的归附在九环金旗之下？”

这句话俱有无限诱力，顿使怪手书生童君仆不忍遽离，反而向竹林深处悄然掩去。

随听那男的道：“管她是真是假，反正我们是唯她之命是从，好妹妹，今日机会难得，派我们往城里去探探动静，时间宝贵，回头我们还要回去覆命哩。”

怪手书生童君仆掩至近处，循声看去，只见修竹参差之间，一对年纪不及二十的少年男女，正互相拥抱一处，男的急不可待，为那少女宽衣解带，不消片刻，已是酥胸袒露，玉体半裸，好一付春情荡漾之态！

少女忽然把那男的一推，嗔道：“你老实告诉我，你跟师父是不是有一手？”

男的笑道：“别提那些扫兴的事……”头一低，撞进了香怀，将那微红丁香乳头，一口含入，另一只手却不闲着，袭向了另一只玉峰，极尽挑逗之能事。

怪手书生童君仆不忍看下去，赶紧侧过了脸，只专心听

他们的谈话。

少女不胜其扰，“格格”地一阵淫笑，娇叱道：

“你这手工夫，可是师父教的？”

男的十分得意，吐出乳头，笑道：“好妹妹，这算什么，只要你愿意，回头我表演一套真工夫，包你消受！”

少女满面春风地笑问道：“什么工夫，你先说出来我听。”

男的眉舞飞色，放浪形骸地笑道：“回头我用这三寸不烂之舌，替你……”

话犹未了，陡闻一声厉喝：“好一对无耻男女！”

男的倒也机警，闻声一跃而起，女的却惊呼一声，抓衣掩胸，缩成了一堆。

厉喝之人正是怪手书生童君仆，未等那男的出手，已然晃身而至，“怪手”果然名不虚传，手一探，已向那少年脉腕扣去。

不料那少年身手竟自不凡，塌肩滑步，让了开去，乘机将佩剑抽出，怒喝道：“那来的冒失鬼！”剑锋一挑，闪电般刺出一剑。

怪手书生童君仆一招落空，怒从心起，霍地双掌齐翻，推了出去。

少年一剑堪堪刺出，却被对方掌力封回，不禁心中一惊，腕上一加劲，长剑立时发出一阵簌簌异响，刹时满天剑影，只见他剑式飘忽之中，却是稳练异常，俨然有种剑术名家的气势。

怪手书生童君仆见那少年剑路虽是极熟，终因火候尚差，凭他一双肉掌，应付已是绰绰有余，但因不愿多耗时

间，故意向后一退，袖中夺魂扇已然抖出，随手一展，金光夺目，赫然一排七只黑色骷髅。

少年一剑挺刺而去，乍见金扇，竟不自主地急收去势，惊道：“夺魂扇！阁下是怪手书生童大侠？”

要知怪手书生童君仆，在天灵官人，泸溪渔人的眼里，虽是微不足道，但在一般江湖人物心目中，却是赫赫有名，尤其是那一柄独步武林的夺魂扇，更是无人不知，此时他金扇一展，那少年自然不敢轻举妄动了。

怪手书生童君仆沉声道：“你二人是何人门下？”

那少年被人撞破丑事，怎敢说出师承何人，一时呐呐地说不出话来，直把眼光向那地上的少女暗暗示意。

少女会意地点了下头，陡然一跃而起，出其不意地劈出一掌，径向怪手书生童君仆背后攻到。

怪手书生童君仆何等人物，那会让他突袭得逞，冷笑声中，身子疾风般一旋，出手快如电光石火，金光乍闪，扇骨已然打在那少女玉掌背上。

这一扇仅只用了两成力量，否则这少女的玉掌早已骨碎筋断，当场废掉一手！

算是他手下留情，这一下也真够她消受的，只见她垂手惨叫，痛得弓下了腰去，泪珠儿夺眶而出。

那少年见状心痛如绞，生似那一扇打中的是他，一声狂喝，寒光如虹刺来。

怪手书生童君仆怒喝道：“找死！”金扇轻挥，呛啷一声，余音嗡嗡不绝，那少年已然垂剑而立，惊得两眼发直，直似泥塑木雕的一般，再也不敢贸然出手。

怪手书生童君仆艺惊男女二人，洒然一笑道：“童某素

来不为已甚，只要你们从实回答我的问话，今日之事，董某绝不向第三者泄漏。”

那少年深深一叹，沮然道：“只要董大侠高抬贵手，放过晚辈这一遭，所问无不据实以答。”

怪手书生童君仆笑道：“好！我且问你，你二人师承何人？”

那少年迟疑了一下，终于答道：“晚辈之师，乃银莲令主……”

怪手书生童君仆道：“可是那人称银莲仙姬的卢瑶芳？”

那少年点了点头，怪手书生童君仆又发问道：“她已归附在九环金旗之下？”

那少年闻言，心知他们适才的话，尽被此人听去，只得承认道：“是的，但她老人家本无归附之意，实是被逼……”

怪手书生童君仆打断了他的话，喝问道：“他们现在何处？”

那少年脸色大变，呐呐道：“这……这……”

怪手书生童君仆金扇一展，厉声道：“你说不说？”

那少年吓得脸色一变，急道：“我说我说，他，他们在……在荆门山的风火峡……”

怪手书生童君仆闻言之下，眉头微微一皱，因那少年所说的风火峡，乃是武林众所周知，极为险恶的一个去处，百年以来，凡是到那里去的，从无一人生还。

但究竟那地方如何险恶，又俱有什么诱惑力，偏使人不惜冒生命之险，毅然前往，却到至今仍是谜，除了悄悄前